

>>>> 刘 苏◎著
ZHICHANG XIU

左手《杜拉拉》，右手《职场秀》
百万杜拉拉迷推荐OFFICE读物



职场秀

千万上班族同庆职场红宝书横空出世
读者宣称：“人手一册，可保职位！”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职场秀

刘 苏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策 划：含章行文·点识成智

责任编辑：宋 春

特约编辑：无草莲

装帧设计：含章行文 | 装帧 |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职场秀 / 刘苏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4

ISBN 978-7-5463-2544-6

I. ①职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0423号

书 名：职场秀
著 者：刘苏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16
印 张：14.5
字 数：250千字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44-6
定 价：26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CONTENTS

目录

- 引子 / 001
- 01. 艳遇之前 / 002
- 02. 职场破事儿 / 006
- 03. 非一般的饭局 / 009
- 04. 她带我去酒店 / 016
- 05. 一杯一杯的“漂在北京的忧伤” / 018
- 06. 暗战开始 / 022
- 07. 曾经的姑娘 / 025
- 08. 酒吧时间 / 028
- 09. 意外的红包 / 034
- 10. 捉奸在床 / 038
- 11. 相约酒吧 / 042
- 12. 无赖计划 / 045
- 13. 气死她 / 047
- 14. 老李找茬儿 / 051
- 15. 周声歇菜啦 / 056
- 16. 伊菲主动送上门 / 059
- 17. 美女干拌面 / 063
- 18. 上流下流 / 067
- 19. 小敏生日（上） / 071
- 20. 小敏生日（下） / 074
- 21. 偷听到的秘密 / 077
- 22. 解决敌情，发现奸情 / 080
- 23. 我吃香蕉姑娘 / 083
- 24. 暗战第一局胜利 / 087
- 25. 泡上啦 泡上啦 / 091
- 26. 做人要厚道 / 094
- 27. 林琳来了 / 099
- 28. 她是大人物 / 104
- 29. 风骚会计 / 107
- 30. 烈女与浪男 / 110
- 31. 我是混蛋 / 113
- 32. 单挑西单 / 116
- 33. 杀了我吧 / 120

职场秀

ZHI CHANG XIU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4. 林琳的故事 / 125 | 51. 暗战第三局，张强帮我 / 178 |
| 35. 又见“漂在北京的忧伤” / 128 | 52. 光碟里的丑陋 / 181 |
| 36. 处女情结 / 132 | 53. 原来我是棒槌 / 184 |
| 37. 周声出事了 / 135 | 54. 一天一梦一伤 / 187 |
| 38. 梦想的梦 / 138 | 55. 王胖子的报复 / 190 |
| 39. 诡异的周声 / 141 | 56. 不能说的秘密 / 193 |
| 40. 出现转机 / 144 | 57. 悲伤砸死我 / 197 |
| 41. 浪子与浪女 / 147 | 58. 原来我是个作家 / 199 |
| 42. 我被打了 / 150 | 59. 官司不战而胜 / 202 |
| 43. 我又被打 / 153 | 60. 又是她在帮我 / 204 |
| 44. 林琳，对不起 / 156 | 61. 毛骨悚然 / 207 |
| 45. 暗战第二局 / 159 | 62. 一梦三年 / 210 |
| 46. 可爱的洪水猛兽 / 162 | 63. 我真的失恋了 / 213 |
| 47. 他说是我害了他 / 164 | 64. 周声的报复 / 215 |
| 48. 伊菲的反常 / 168 | 65. 零下一度 / 218 |
| 49. 疯狂 疯狂 / 171 | 66. 我想逃 / 221 |
| 50. 摩天轮上的愿望 / 175 | 67. 尾声——81274 / 223 |

① ②

001

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梦想照进现实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命运的天平对我有些倾斜。而这种倾斜却是建立在让我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美好。

人生如梦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，也是我最厌恶的一句话。

在我举行签售会的时候，很多记者还有读者朋友们给我拍照，并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对着摄像头微笑的时候，我使劲把面部的肌肉往两边拉扯，结果样子格外难看。

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。

人有的时候经常认为自己在迷失，从一个迷失中走出来之后，迎面而来的又是一个新的迷失，所以我觉得人是一种最累的动物。

既然没有开心可言，那所谓的成功是不是又是一个新一轮的迷失？

我糊涂了。但我不想知道答案。我只想说：

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

01. 艳遇之前

下班后，我和小敏正在报社楼下等去开车的于华和张丽，周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陪他跟一个美女去吃饭。我说，你小子怎么那么浅薄啊？就知道拉我去给你当电灯泡。

并不是我不愿意当电灯泡，有跟美女共进晚餐又不用花钱的好事，我最喜欢参与了。

周声是我大学同学，家里是炸油条的，我给他取外号叫油条周，周声坚决不同意，说油条周是他爸的外号。于是我又叫他油条小周，字数太多叫起来麻烦，最后我就直呼他傻逼。为了这个简单明了，而且男女通用的外号，我们俩没少斗嘴。

挂上电话，小敏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用手托了托架在鼻子上的粉红色眼镜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是我能感受到她眼神里面的不满与失落。而我假装没看见。

这时于华和张丽开着车停在了我们俩旁边，并摇下窗户示意我们上车。

我说：“老大们对不住了，我一哥们儿正和媳妇在家打架呢，我得去制止家庭暴力，这不快奥运了吗？对咱北京影响多不好，所以不



能跟你们去唱歌了。”

于华说：“你真行，每次和你出去玩的时候都夭折。”

张丽不怀好意地说：“你准是又去坑害无知小妹妹吧？”

我说：“那是当然了，有一美女正等我去解放她。”

我说话的空儿，小敏上了于华的车并把车门关得格外响，吓了我一跳，没想到如此柔弱的她却有爷们儿般的力量，看来她对我的意见还真是不小。

其实我刚刚那样说就是故意说给小敏听的，我想气气她。再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跟他们三个去唱歌，主要原因是唱歌的目的不纯。整个报社都知道小敏喜欢我，张丽整天给我做思想工作，说一个单位的谈恋爱很幸福。

可是于华和张丽也是两口子，却整天在办公室里日你奶奶日你娘的骂个不停，而且每期的新报纸一拿到手，就成了他们打斗的武器。

我不喜欢小敏并不代表讨厌她，不讨厌的理由是她长相不丑，可以说属于小鸟依人型的姑娘，而我对姑娘没有特定的喜欢类型，只要好看的一律接纳，但唯独对她不来电，可能是上辈子她不欠我吧，所以这辈子不用拿肉体偿还。张丽为此经常趁没人的时候夸我原来还有点良知，以前对她怎么不这样。弄得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。

确定不去唱歌之后，我把张丽从车里拽了出来，而且一口一个美女地叫着，说：“你也知道我去泡妞，没车怎么成。”

张丽是我们报社的美术编辑，开辆白色雅阁，而她老公于华身为主编却开红色QQ，一看就知道他们家阴盛阳衰。我觉得张丽和于华挺做作的，每天都各开各的车来上班。掌权者跟我这样的被管理者就是不一样。不过两口子开两辆车来上班对我还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每次外边的姑娘们对我有点风吹草动，我就会把张丽的车借来去泡妞。

所以张丽经常说，她的车是我犯罪时的帮凶。

开车来到周声楼下，看了看表，7点，就给周声打了电话说：“我到了，你快给老子滚下来。”

周声说：“你先给老子滚上来，有东西给你。”

周声的家位于万寿路一个机关部门的家属区，由于该区建设有些年头了，所以还保持着老北京第一批住房的特色，一共五层，没有电梯。周声家住三楼，如果再高几层，我肯定不上去，我觉得爬楼是人生中很悲哀的事情。足可以用电梯代替。而我大学时期相恋四年的女朋友林琳就是觉得我太没有上进心，因为我的一次荒淫事件，她就跟一个更荒淫无度的富家子弟跑了。

我也承认我确实没有什么上进心，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都泡妞学习两不误，我只泡妞，所以在和林琳相处的四年里，我做过的对不起她的事数不胜数。

在这家报社工作了三年，工资比刚来的时候翻了一番，但是没有存款。现在周声都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虽说只有八十平方米，还要按揭，但是十万块钱的首付还是他自己存的。而我还是只靠租房子度日。周声总说：“谁让你把钱都花到女人身上了。”我说：“老子愿意，钱本来就是用来花的。”

虽然这样说，但心里还是有点难过，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啊。粗略一算，这三年我花在女人身上的钱足够在北京买一个三十平方的房子了，想想就肉疼，不过花的时候却认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狼是没少套，但没一个长久的，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孤家寡人，想想还真有点划不来。不过这只是想想而已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正。可能这就是我的人性的吧。

我爬到三楼，门开着，一看就知道周声担心我踢他家的门故意先打开了。我去他家从来不按门铃，说是给他省点儿电费，都是用脚踢，每次都能把对面住的一对老头老太太给踢出来。



进门后，看到周声正在试衣服，我就顺便说了句“你这屁样，就算穿上龙袍也是太监”。

周声没反驳，抄起一罐啤酒对我砸了过来，被我接住打开喝了一口，然后开始打量他家有没有什么值得我顺走的东西。

大学毕业后我和林琳、周声三个人一起来北京闯荡。刚来的时候，我们三个边摆地摊边找工作，三个月后我找到了现在的《公共商报》报社做产经记者，一直做到现在，而他只是在一家小型个企做文案；干了半年后，因为一个可恶的女人，于是决定考公务员，但又舍不得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，只好边工作边学习，一年后成功考上了中央部门的公务员。由于级别比较高，不免油水颇多，所以我经常来他家顺东西。

我看到茶几上放着一条中华烟，刚要拆开打算塞兜里几盒，就听到周声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：“别拆了，这是给你的。”

我说：“就这么点儿，打发要饭的啊。”

周声说：“操。”

我点上根烟坐在沙发上等周声一件一件地换衣服，最后他用了半个小时终于选好了穿哪件衣服——一件礼服。这是他半年前去法国的时候用公款在香榭丽舍大街买的，为此我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：凭什么花公家的钱如此大方？既然大方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也买一件？

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周声对衣着那么讲究过，估计今天晚上见的姑娘肯定姿色不一般。于是问周声到底是何方妖孽。

周声对着镜子整了整衣领，又扭动了一下肥胖的身躯说：“妈的，问那么多干吗？别忘了到时候使劲夸我就行。”

02. 职场破事儿

翌日。骄阳四射。

我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1点，刚坐到电脑前，小敏就给我送来一杯水，说她已经帮我打过卡了。

小敏是个好姑娘，我举双手承认，而且善解人意，每天都帮我打卡，所以在她的善良和热心的推动下，我每天都迟到。帮我堕落，小敏对此总是不遗余力。

刚打开电脑，正准备写新闻稿的时候，张丽用飞鸽给我发来一条信息：“邵一明，限你三秒钟来到我面前！！！”我一看这阵势就觉得事情不妙，看来被她发现了。

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昨天晚上吃饭回来，在一个胡同口，她的车被一辆奥拓刮了一下，然后被我和周声一阵恐吓，对方当场给了五百块钱的修车费。最后车也没修就连夜给张丽送家去了，当然钱也没给她。

我当时想晚上她肯定不会绕着车转悠，就算第二天发现有刮痕我也不承认是我干的，停车场那么多车位，谁知道谁干的。

我这么对张丽看似有点不仗义，我却不这么认为，怎么说我们也



做过露水夫妻。

我比张丽早来报社一年，当时她刚毕业，既年轻又漂亮，而我天生对漂亮姑娘缺乏免疫力，所以经常在飞鸽上勾引她，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，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。事后我才知道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跟一个富婆跑了，而她决定也找个有钱人嫁了。不过她并没有前男友幸运，和我发生了一次关系之后，又和几个男人发生过关系，可都是徒有其表的穷光蛋，心灰意冷之后决定找个老实的男人。就这样，她找了我们报社刚刚离异的四十岁的主编于华。

我和张丽只是一次性买卖，从此再也没有越过线。主要是我害怕于华的权力，虽然他脾气好，但再温顺的老虎也比猫厉害。

我来到美编室，只有张丽自己在。我进去后，张丽朝门外看了看才把门关上，鬼鬼祟祟、神神秘秘的。我心想我只是把你的车刷了一下，不至于把我弄死在美编室吧。

张丽阴沉着脸叉着腰说：“你说老李是不是东西？”

我一听不是关于车的事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桌子上说：“他就是一老混蛋，要不是看他年龄大了我早就揍他了。”

老李是报社的副主编，四十多岁，据说跟社长是小学同学，借助这种他个人觉得跟领导属于非同一般的关系，在报社飞扬跋扈、一手遮天。除了社长和主编没有被他训斥过之外，其余人员无一幸免。因此他在报社混的就跟狗屎一样，同事们都唯恐踩一脚，不敢跟他接近（除张强不这么认为外）。由于于华在同事面前经常表现出“以德服人”的样子，整日嘻嘻哈哈和同事打成一片，这无异于火上浇油，至于老李整天和他的狗腿子张强密谋如何把于华弄走，他当主编。

所以造成了我们报社有两个帮派，本来张强跟我都是于华这一帮的，结果他喜欢上了小敏，而小敏却喜欢我，他一气之下投奔了老李，帮老李出了很多经典的馊主意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却始终没有撕破脸。

我知道这次老李肯定又找麻烦了，于是问张丽到底怎么回事。

张丽说：“这一周的版面眼看就要出样了，老李非说图片不行，修改了几次他还是不满意，印刷厂还等着印呢！”

我说：“你给你老公说啊，只要他同意不用管老李愿不愿意。”

张丽说：“我说了，他说听老李的，那个窝囊废，每次都被别人欺负到门上了他却连一个屁都不敢放。”

张丽边说边气得跺脚。张丽和于华整日在报社吵架，就是因为老李每次找茬儿的时候，于华从不管。

我说：“要不这样，你按上期报纸的版面设计引用到这一期上，这样他就不能说什么了，因为上周报纸的图画是他审核的。”

张丽说：“这样行吗？上周的稿子和这周的不一样啊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准行，这周的稿子和上周的稿子每一版的篇幅是一样的，字数也差不多，发版最要紧，听我的，还是按照上周的版面设计。”



03. 非一般的饭局

我从美编室走出来后，周声的电话打了过来说：“昨天一起吃饭的姑娘刚才给我打电话要你的电话，要是她打电话给你，你给我把裤腰带系紧点儿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她裤腰带没系紧我可把持不住。”

打着电话从小敏办公桌前走过，看到张强正一脸谄笑地站在小敏旁边献殷勤。

我很纳闷，张强怎么就泡不走小敏呢？又一想，这不怪他，怪他爹妈没把他生好，天生一张叛徒脸，哪个良家妇女会喜欢？

我从小就鄙视叛徒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周声还有一个同学一起偷看女生洗澡，被老师发现，我和周声跑了，那个同学被抓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，二话不说先把我和周声供了出来。我们被拉到保卫处教育了俩小时，出门后就把那个同学给痛打了一顿。

其实我也一直想揍张强，可是在一个报社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闹得太僵不好看，不过时机成熟了我也不会手软。为了迎接这振奋人心的一天，我特意每天坚持做二十个俯卧撑，来增加肱二头肌的力量，好动手的时候一击即中，打他个人仰马翻。

回到办公桌前正要喝水，电话来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我以为是哪家企业想要给我这个小报记者透露点什么新闻，于是毕恭毕敬地说：

“你好。”

“你还挺有礼貌，”是个姑娘的声音，“昨天吃饭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有那么高的素质啊！”

我说：“我操，怎么是你啊？”

她说：“怎么就不能是我，你麻溜儿地出来，我现在你们报社楼下。”

我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说：“有急事，赶紧给我下来。”

挂上电话，我拿着手头的稿件来到小敏旁边，对她说：“帮我把这篇稿子整理一下。”小敏接过稿子什么也没说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张强很不服气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给他一个很不屑的眼神。

我往门口走去，就听到身后张强对小敏说：“他哪里好，值得你这样对他？”小敏说：“他对我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要工作了。”

小敏来到报社一年多了，我没少麻烦她，有时候我忙于泡妞，工作完成得不及时都会让她代理加工。她从来没有抱怨过，而且每次都完成得非常好，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亏欠她的感觉。让我更内疚的是，那么好的姑娘因为我就这么一直耽误着，真是罪过。

刚才给我打电话的姑娘叫伊菲，是昨天周声叫我陪他去吃饭的那个姑娘。我知道她给周声要我的电话之后肯定会打过来，不过没想到那么快，不知道她有什么事，就算不是什么好事我也得去，说不出为什么，可能是她太漂亮了吧。男人终归是男人！

昨天晚上周声把请客的地点选在阜成门外大街的曼哈顿西餐扒房，我没来过，因为听说在这吃一顿饭的花费可以包养一个姿色偏上的女大



学生一个月。

我和周声到了之后，伊菲还没有来，周声就一直嘱咐我，千万别忘了夸他。我心想这次见的姑娘绝对不是一般人，要不然周声怎么会三番两次叮嘱，而且着装比见未来岳父岳母都隆重。再加上选择在那么贵的消费场所见面，弄得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，一直猜想是不是哪个女明星啊。

周声这小子自从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公务员后，没少跟一些地方官员、商界精英、娱乐圈出名的和不出名的人物吃饭。周声美其名曰“这是上流社会群体之间的会晤”。我说：“那你跟娱乐圈里不知名的女演员会晤之后，她们也以身相许过吗？”周声说：“我的资格还达不到，得过两年。”从他的话语中我感觉他对此充满了无限渴望，而我更是垂涎欲滴。

记得几个月前，周声应北京地产圈一个富二代的邀请在昆仑饭店胡吃海塞，中间，富二代打了个电话，片刻后，某大名鼎鼎的女明星周某风尘仆仆地赶来，坐下后就用夹着香烟的右手开始敬酒，一杯接一杯，格外生猛，嘴里的言语也一个接一个的，像妈的、操、装丫挺……说得如此娴熟和自然，真是跟荧幕上扮演的可爱姑娘、贤良淑女大相径庭。不过这更证实了此明星确实是个好演员，性格差异那么大都能把角色塑造得惟妙惟肖。

饭后，富二代问周声愿不愿意跟此明星增加一下感情。周声连连点头，富二代说：“那吃完饭你们俩可以找个地方单独聊聊。”

周声一想今天出门身上只带了三百多块钱，按照这个女明星的标准开房都不够，只好含恨拒绝说他今天还有事，改天再约。从此却再也没有约到过。

周声把这场美丽的邂逅告诉我之后，我气得直跺脚，并用手戳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！哪怕是破产也得全力支持你把事

儿办了。”周声说：“是你自己对人家有想法吧？”

我和周声在曼哈顿西餐扒房叫了两杯咖啡，感受轻音乐带来的听觉享受的同时，并不忘时刻关注从身边走过的美女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美女，这话一点不错，现在美女的诞生率很高，光这一个西餐厅我就看到了五六个姿色上等、着装优雅的姑娘，看得我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而且从气质上能感觉到这些绝非土鸡装凤凰，是实打实的凤凰。不像一些女北漂，在北京晃荡几年，认为买衣服只买打折前的不买打折后的；换男朋友比换内裤都勤快；一夜情可以跟不同身份、不同年龄段的人发生；吃饭从不花自己的钱；抽烟喝酒说脏话样样擅长就认为赶上了潮流，就自认为融入了北京。想想真是挺悲哀的，难道北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？

当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手持一束鲜花，挽着一个她爹见了都要叫大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周声说：“我敢保证她不是二奶就是三奶。”我直呼他净说屁话。

我说：“你小子那么在意今天的约会，怎么不学学那个老人家买束花？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周声连忙拍腿说：“哎呀，把这事忘了！”然后起身就要出去。被我一把拉住说：“你别去了，我去，别过会儿人家来了找不到你。”

周声说：“算你小子有孝心。”

其实我想出去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讨厌等人，等人很痛苦。而且在这种看似高雅，其实格外严肃的地方等人，我如坐针毡，难受之极。

我出门后点上根烟，问女服务员附近有没有花店，服务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于是我打114查问，也没问出结果，只好开车去西单。刚从车位把车调出来，就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辆银色的奥迪TT把路给堵了。我按喇叭示意让他给我让路，而他却一直戳在那儿纹丝不动。

